

SIDE B

爱情这东西，悲惨到令人讨厌的地步，愚蠢到惹人发笑的地步。

真夜中の五分前



NLIC2970870147

本多孝好

MITSUDA SHINZO

午夜的五分前

周皓昕 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本多孝好

MITSUUDA SHINZO

SIDE B

午夜的五分前

周皓昕 译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夜的五分前 / (日) 本多孝好著; 周皓昕译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13-3137-3

①午… Ⅱ. ①本… ②周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Ⅳ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9508号

午夜的五分前

著 者 / [日] 本多孝好

译 者 / 周皓昕

出版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文 丹

特约编辑 / 张艳萍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 × 1280mm 1/32 印张 / 10 字数 / 12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 /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137-3

定 价 / 32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发薪日过后的星期五，约会地的居酒屋人声鼎沸。

“一个人吗？”

注意到在入口等候已久的我，已经是熟面孔的服务员女孩笑着走过来。

“两个人。一会儿还会过来一个。有位子吗？”

“吧台的话有。”

她回头望向店内，回答道。

“那也行。”

我脱下外套，坐在吧台的最角落处，暂且向同样面熟的年轻厨师要了一杯啤酒。我看着手表，离约定的时刻八点还有些时间。我把叠好的外套塞进吧台下方的储藏格中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胸口，不由苦笑起来。不系领带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年，可只要一放松下来，手还是不自觉地想要寻找领带。

“女朋友吗？”

方才的女孩调笑道，把热毛巾递给我。

“是男人，很遗憾。”我说。

“在周末？好可怜。”

她笑着走开了。

我用毛巾擦着手，无所事事地想着关于他的事情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五月，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决定不再见他。他不是个坏人。最初见面时我就这样认为，在那之后我们相处的半年中，这一想法也没有改变。如果一直和他交往下去，应该会成为好朋友。但是，若是这样，我就不可能不见他的夫人。要是和他的夫人见面，我一定会想起她来。我只是无法忍受这一点。

已经一年半了，我想。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。

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。完全感受不到已经过了那么长的日子。已经一年半了。我那样想着，越想作下决断，反而越发沉溺于她的幻影中无法自拔，想着才一年半而已。

一年半之前。

不知什么原因打开平常不怎么看的电视机，或许不是纯粹偶然的行為。凌晨两点。我在自己的公寓里，坐在桌前准备第二天的会议材料。似乎是追认流言一般，小金井小姐在开春时离开了公司，

新来的课长要求部下就所有内容提交成文的报告。

“啊呀，喜欢纸哪。跟山羊似的。”

泽野先生说。新来的课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已经被人私下起了个八木课长^①的绰号。八木课长让部下轮流担当制作会议的会议长，当上会议长的人，即使不是自己接的案子，也必须制作出纸质的报告。虽然在一般的企业的部署里，抱着连带感接受工作是常识性的，可在小金井小姐手下工作的我们只会觉得那是增加麻烦的杂事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疲惫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游移开。按照这个进度，估计得到黎明时分才能睡觉了。我朝设置成静音，一任画面播放的电视看去。画面中，一对年轻的搞笑艺人组合正拿着大型图解卡说着什么。图解卡上是王贞治的照片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我漠然地想。和我年纪相仿的艺人。也有他们那样的人生啊。我记得自己当时那样想道。我想象自己在电视里搞笑的样子，苦笑那样想的自己。

逃避现实。

我也记得自己那样嘟囔。我正打算从电视回到电脑前，电视画面上滚动出了新闻快报的文字。目光不由得被吸引。伴随着二次闪

① 注：日语中，山羊和八木发音相同，此处“八木课长”为“山羊课长”的谐音绰号。

烁的快报文字，西班牙发生的火车脱轨事故报导了出来。看上去造成了很多人员死伤。是意外还是事件尚不明了。车上是否有日本人也暂且不明。

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但是我将这预感一笑置之。西班牙发生了列车脱轨事故。她在西班牙。结合黄金周组成的长假和新婚的妹妹久违的结伴出游。不要再想了，就是那样。但是，她们乘坐在那辆车上的概率是多少？百分之一都不到。事故发生地点在塞维利亚附近。她的旅行计划里，塞维利亚是其中一环。记得她说去看大教堂。对。就是那样。那么就看作百分之一的可能吧。她说租车有点恐怖，选择火车作为移动工具。是啊。那么百分之三？

百分之三，我思考。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我离开电脑前，抓起电视机遥控器。我转换着频道，调高音量。没有一个台报导脱轨事故。留着长发的男孩弹着吉他唱着歌。身着比基尼的女孩跳着绳。搞笑艺人这次在说长岛茂雄。007邦德潜入俄罗斯境内。

不可能。在慌张什么啊。我想。与此同时，我想到过去或许也有许多人怀抱着像是这样的瞬间吧。看到新闻快报，心想怎么可能。紧接着报导出的和自己的孩子、父母、妻子、丈夫相同的姓名，又想怎么可能。然后呢？相关人员打电话过来？即使接完电话，也难以置信。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能将那些事作为现实接受？

我来回换台。弹吉他的男孩还在唱歌。穿泳衣的女孩绊了一跤摔倒。搞笑艺人为自己说出的话大笑不止。007邦德卖弄手枪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

直到他在我身后说话为止，我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虽然我在想事情，但眼角还是捕捉到入店人的身影。不过，我没有意识到是他。听到似曾相识的声音，我回过头，到嘴边的轻松寒暄被生生咽回喉咙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我赶忙站起来，拉过他的手。他变了好多。

“有那么惊讶吗？我稍微瘦了些吧。”

尾崎先生笑着拍着我的肩膀，坐在相邻的椅子上。并不是稍微。尾崎先生消瘦得厉害。身上那也许是合身定制的灰色西装显得肥大。皮肤也很干燥，透着不健康的浅黑色。与一年半以前霞的葬礼上见到的尾崎先生相比仿佛是另一个人。

“是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我重新坐在椅子上，问尾崎先生。

“突然把你叫出来真不好意思。”

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转向吧台里点了啤酒，尾崎先生那样说道。

“没关系。”我说，“反正我一个人也会到这里来。不过喝喝啤酒，吃点小菜当晚饭，然后回家睡觉。如果有同伴就更好了，就

是这种程度。和那相比。”

越过吧台送上了扎啤。尾崎先生拿了一杯后，催促我拿。无可奈何，我也取过扎啤。我们碰了碰杯。

“看上去精神不错。”

啜了一小口最多只能润泽口腔的啤酒，尾崎先生说。

“嗯，还可以吧。”我点头，“充满斗志地生活着。”

“没关系吧？打电话到你的公司。”

“说是公司，平常也只有我和一个打工的在。出于私事使用一会儿电话，谁都不会发火的。不过如果对方是女孩子的话会被凑到边上旁听。”

“女孩，”尾崎先生说，“交女朋友了？”

尾崎先生若无其事地把微妙的话题转变成玩笑话。被诱导的我笑了。

“很不巧，”我说，“我最近才发现我比自己想象的更不受欢迎。”

“工作怎么样？换工作几年了来着？”

“一年左右。反正也是努力干活。”

“前些日子，我在杂志上看到你的名字了。似乎相当活跃呢。我很高兴。”

“啊，嗯。”我苦笑，“说是为了宣传而做的取材，无论如何

都要配合。也就是登了个名字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尾崎先生点头，又拿起扎啤。

似乎会变成很长的对话，我想。尾崎先生不是喜欢说话拐弯抹角的人。那样的尾崎先生不会专程打电话到公司突然把我叫出来。他在回避要点。对话会变得冗长而麻烦。

“紫小姐还好吗？很久没见了。”

为了迎合尾崎先生的节奏，我说道。可是话题指向了那件事。尾崎先生的神情黯淡了。

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我问。心想紫小姐该不是生病了。尾崎先生的面容如此疲劳也许是因看护而致。

“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但尾崎先生却摇摇头。然后他就那样自言自语似的喃喃道。

“对，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不是品尝菜肴的气氛。我截住通过此处的服务员女孩，从记住的菜里适当点了几个。在那期间，尾崎先生缓缓转着脖子，用手指按摩眉间。那动作老气横秋。我点好菜，按摩眉间的尾崎先生立即停下动作，转向我这边。

“我有个请求。”

“是。”

尾崎先生欲言又止。他开了口，却没有说话，像是往嘎嘎作响的机器上加油似的喝了一口啤酒。

有关钱的事情？我想。出手高投机性的金融产品，导致借钱？还是有关女人的事情？玩出轨，结果遭到对方骚扰？

哪种猜想都和尾崎先生的形象不搭。不说别的，无论遇上什么麻烦，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比我有用的交情，尾崎先生手上多了去了。我猜不到是什么请求，只得沉默地等待他开口。尾崎先生又拿起了扎啤，但在送至嘴边之前，他把它放回吧台。接着他全身转向我。身体面对着我，目光却没有抬起。就像是向我的膝盖拜托事情般，尾崎先生开口了。

“可以见见紫吗？”

我说不出话来。尾崎先生也知道那有多么残酷。我想要那样说。即使那样我想问他，自己必须见紫小姐的理由是什么。可是，在我开口前，尾崎先生缓缓地改口道。

“不。正确地说，是希望你见见作为我的妻子，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。”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作为尾崎先生的妻子和尾崎先生一起生活的女人，不就是紫小姐吗。如果那不是紫小姐的话……

想到那一步，我醒悟过来。尾崎先生注视着我的双眼。

“难道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个时候。”尾崎先生说。

掉了包？

“难道。”我又说道。

“本人是那样自称的。说自己是紫。是我的妻子。谁都没有确认这件事，事实上没有办法确认。”

“那是……”

是霞？

“我和她们的父母赶到西班牙的时候，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天。她全身受重伤，出于治疗的目的头发都剃光了。说老实话，如果无法从发型区别，我分辨不出紫和霞小姐啊。”

你也是吗？

尾崎先生的目光那样问道。我无言。发现腹中的不快感其实是怒火时，我不知该如何应对。思考产生那种情绪的理由，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愤怒的权利。我缓缓地用言语确认道。

“在事故中生还的是霞，但霞却假扮为紫小姐。和作为我的恋人的人生相比，她选择了与你结婚的紫小姐的人生。这就是你想说的？”

尾崎先生答不上来。名为愤怒的不快感在我的腹中缓慢发酵。

“开什么玩笑。为什么霞非得做那种事？我们之间一直相处得

很好。我很爱霞，而霞也爱着我。”

尾崎先生应该很容易作出反驳。

是那样么？

只要那样问就行。

是那样么？霞小姐真的爱你吗？

那样问就行了。谁都不知道他人真正的心绪。肯定不知道。但是尾崎先生没有那样问。他低着头说。

“抱歉。我知道自己在说多过分的话。但是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无法忍受一边怀疑着妻子的身份一边和她朝夕相处的生活。”

尾崎先生像是祈求般看着我。

“拜托。只求你见她一面就足够了。只要说笑着对我说她是紫，不是霞小姐就足够了。你只需那样做，我就能够抛弃怀疑。拜托了。这件事只有你做得到。拜托了。”

尾崎先生深深低下头。我的目光从尾崎先生身上移开，喝了一口啤酒。腹中灼热的情感虽然没有冷却，但头脑多少冷静下来。尾崎先生如果有所怀疑，那么一定存在造成怀疑的理由吧。

“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为了冷却腹中的烧灼，我深深吐了一口气，问道。

“什么事都没有啊。”尾崎先生回答。

“不会什么都没有吧。”

我努力使自己的说法温和一些。

“还是说，脑中劝你结婚的恶魔飞了回来，飞上肩头对你耳语了？告诉你，那不是你的妻子？”

也许是想起了那时候的对话。尾崎先生的表情有些缓和。

“我还说过那样的话呢。”

两年前。和煦秋日下球场的景象浮现在脑海中。想起了怀抱绝望而笨拙地想要奋力挣脱的霞。想起她的笑容。想起怀中的她头发的香味。想起贴合的嘴唇的触感。想起她肌肤的温度。

她还活着吗？

不可能。

“你们该不是吵架了吧？”我说，“突然想到这家伙居然有这毛病什么的，夫妻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吧。比如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之类的。也许你只是由于这样的事情而想到那儿去了。”

尾崎先生的表情再度僵硬，坚定地摇头。

“不对。不是那样的事情。”

“那么，是什么呢？”

面对我的提问，尾崎先生沉默不语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尾崎先生欲言又止地生涩开口道：

“大概是两个月前。星期六两个人一起去银座看电影，之后在街上逛了起来。路过我们结婚前曾一起去过的某个餐馆。真是家

糟糕的店。大概是哪里出了差错吧。明明预约了，却让我们等了很久，还把我们带到了餐馆深处的厕所跟前的位子上。侍酒师自以为是地做着讲解，菜的味道平淡无奇，价格却不得了。”

“紫小姐不记得这家店的事情了么？”

不是那种事，尾崎先生摇头。

“那家店，去过呢，我这样一说，她就详细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。所以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真是糟糕的餐馆呢，假使她仅仅皱皱眉头那样说，我不会觉得奇怪。这才是普通的对话，不是吗？因为是共有的经历。没有什么需要专门确认的内容，话题也不该那样展开。所以，那个时候我看着事无巨细地诉说着的她，忽然那样想道。”

尾崎先生说。

“这个人并不是记得那时的事情。只是知晓而已。”

尾崎先生想要观察我的反应似的看着我。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恶魔在他的肩膀上停留了吗。接着煞有介事地在耳边絮说。那真的是你的妻子吗？

“你想多啦。”我说。

“或许吧。”尾崎先生点点头。

“无论多么相似的双胞胎，在成人之后互换身份也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彼此都是拥有不同人格的独立的人。”

“是啊。”尾崎先生点头，像是告诉自己一般重复了一遍，
“是那样啊。”

是吗，是那样吗，我听见他的喃喃自语。

人格，当我说出口的时候我也陷入思考。人格，真的是那种程度的东西？那么我的人格呢？不得了到谁都无法取代的程度吗？特别到谁都无法模仿的程度吗？如果我也有双胞胎兄弟的的话会如何？

两人遭遇事故的时候，尾崎先生和紫小姐应该刚结婚两个月。和紫小姐一起度过比那长的多的时光的霞，如果小心翼翼，全力以赴地欺骗尾崎先生，真的不可能成功吗？

“你想多了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

“嗯。”尾崎先生点头。

我点的摊鸡蛋、烤鱼、炖蔬菜料理送了上来，我们暂时停止了对话。

“那个先放一放。”

我劈开一次性筷子，说道。

“下次我去拜访贵宅。”

尾崎先生抬起脸。

“我还没有去过呢，还请招待。”

“啊，那个，嗯，当然没问题。但是。”

尾崎先生含混地说，放回手中的筷子，重新转向我。

“抱歉。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，只顾着自说自话。请忘了刚才的话。是啊，和你交谈后，我才发现自己说了多么愚蠢的话。所以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”

真的很抱歉，尾崎先生低下头。

“没关系。不过，”我吃了一口摊鸡蛋，也用目光向尾崎先生推荐。

“最近，我开始有想找个人说说霞的事情的心情。”

我朝拿起筷子的尾崎先生说。

“为了让它过去，这样做或许是个办法。马上就要到生日了吧。”

“啊，嗯。是啊，确实快到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作为生日的庆祝，我带蛋糕造访吧。”

尾崎先生短暂地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深吐一口气，向我低头。

“谢谢。帮了我大忙。”

尾崎先生和我聊着彼此工作的话题继续喝了一些酒，走出店外互相道别。

霞还活着。

我尝试思考了这件事的可能性。如果霞还活着，我应该感到高兴吧。但是比起我来，霞选择了尾崎先生。到了杀死自己，改变姓